

廣弘明集

卷二十五

四百七十八

聚五

5-1385



元祿九年丙子二月日重修

皇圖肇固 帝階綴昌

佛日增輝 懋輪常轉

山城州天安寺法金剛院置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五

大唐西明寺釋

道宣撰

聚

僧行篇第五之三

福田論

隋沙門釋彦琮

問出家損益詔

唐高祖

出沙汰佛道詔

同上

令道士在僧前詔

唐太宗

議沙門敬三大詔

并議狀表啓論

今上皇帝

福田論

隋東都洛濱上林園翻經館學士沙門釋彦琮

隋煬帝大業三年新下律令格式令云諸僧

道士等有所啓請者並先須致敬然後陳理

雖有此令僧竟不行時沙門釋彦琮不忍其



事乃著福田論以抗之意在諷刺言之者無
罪聞之者以自誠也帝後朝見諸沙門並無
致敬者大業五年至西京郊南大張文物兩
宗朝見僧等依舊不拜下勅曰條令久行僧
等何爲不致敬時明贍法師對曰陛下弘護
三寶當順佛言經中不令拜俗所以不敢違教
又勅曰若不拜俗宋武時何以致敬對曰宋
武虐君偏政不敬交有誅戮陛下異此無得
下拜勅曰但拜僧等峙然如是數四令拜贈
曰陛下必令僧拜當脫法服著俗衣此拜不
晚帝夷然無何而止明日設大齋法祀都不
述之後語群公曰朕謂僧中無人昨南郊對

荅亦有人矣。尔後至終畢無拜者。其黃巾士女初聞令拜合一李衆連拜不已。帝亦不齒問之。

論曰昔在東晉太尉桓玄議令沙門敬於王者。廬山遠法師高名碩德。傷智幢之欲折。悼戒寶之將沉。乃作沙門不敬王者論。設敬之

儀。當時遂寢然以緝詞隱密。援例杳深。後學披覽難見文意。聊因暇日。輒復申叙。更號福田論云。

忽有嘉客來自遠方。遙附桓氏重述前議。主人正念久之。抗聲應曰。客似未聞福田之要。吾今相爲論之。夫云福田者。何耶。三寶之謂

也功成妙智道登圓覺者佛也玄理幽寂正
教精誠者法也禁戒守真威義出俗者僧也
皆是四生導首六趣舟航高拔天人重踰金
石譬乎珍寶劣相擬議佛以法主標宗法以
佛師居本僧爲弟子崇斯佛法可謂尊卑同
位本末共門語事三種論體一致處五十之
載弼八萬之典所說指歸唯此至極寢聲滅
影盡雙林之運刻檀書葉留一化之軌聖賢
間起門學相承和合爲群住持是寄金人照
於漢殿像法通於洛浦並宗先覺俱龍衣舊章
曷方外而發心棄世間而立德官榮無以動
其志親屬莫能累其情衣則截於壞色髮則

落於毀容不戴冠而作儀豈束帶而爲飾上天之帝猶恒設禮下土之王固常致敬有經有律斯法未殊若古若今其道無滯推帝王之重亞神祇之大八荒欽德四海歸仁僧尼朝拜非所聞也如懷異旨請陳雅見客曰周易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老子云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竊以莫非王土建之以國莫非王臣繫之以主則天法地覆載兆民方春比夏生長萬物照之以日月之光潤之以雲雨之氣六合則咸宗如海百姓則共仰如辰戎夷革面馬牛迴首蛇尚荷於隋侯魚猶感於漢帝豈有免其編戶假其法

門忘度脫之寬仁遺供養之弘造高大自許
卑恭頓廢譬諸禽獸將何別乎必能駕御神
通得成聖果道被天下理在言外然今空事
剗除尚增三毒虛改服飾猶染六塵戒忍弗
修定智無取有乖明誨不異凡俗詎應恃宣
讀之勞而抗禮萬乘藉形容之別而闕敬一
人昔比丘接足於居士菩薩稽首於慢衆斯
文復彰厥趣安在如以權道難泐佛性可尊
況是君臨罔非神降伯陽開萬齡之軌仲尼
敷百王之則至於謁拜必遵朝典獨有沙門
敢為陵慢此而可忍孰可容乎弊風難革惡
流易久不遇明皇誰能刊正忽起非常之變

易招無信之譏至言有憑幸垂詳覽主曰吾
所立者內也子所難者外也內則通於法理
外則局於人事相望懸絕詎可同年斯謂學
而未該聞而不洽子之所惑吾當為辨試舉
其要揔有七條無德不報一也無善不攝二
也方便無礙三也寂滅無榮四也儀不可越
五也服不可亂六也因不可忘七也初之四
條對酬難意後之三條引出成式

吾聞天不言而四時行焉王不言而萬國治
焉帝有何力民無能名成而不居為而不恃
斯乃先王之盡善大人之至德同霑庶類齊
預率賓幸殊草木差非蟲鳥戴圓履方俯仰

懷惠食粟飲水飽滿銜澤旣能矜許出家慈聽
入道斷麁業於已往祈妙果於將來旣蒙重
惠還思厚答方憑萬善之益豈在一身之敬
追以善答攝報乃深徵以身敬收利蓋淺良
由僧失正儀俗滅餘慶僧不拜俗佛已明言
若知可信理當遵立知謂難依事應除廢何
容崇之欲求其福卑之復責其禮即今從禮
便同其俗猶云請福未見其潤此則存而似
棄僧而類民非白非黑無所名也竊見郊禋
摠祭唯存仰福爲尊僧尚鄙斯不恭如何令
僧拜俗天地可反斯儀罕乖後更爲叙是謂
無德不報者也法旣漸衰人亦稍末罕有其

聖誠如所言雖處凡流仍持忍鎧縱虧戒學
尚談智典如塔之貴似佛之尊歸之則善生
毀之則罪積猛以始發割愛難而能捨弘願
終期成覺迥而能趣斯故剃髮之辰天魔遙
懾深衣之日帝釋遙懽妓女聊被無漏遂滿
醉人暫翦有緣即結龍子賴而息驚象王見
而止怖威靈斯在儀服是因多未受具對揚
佛旨小不可輕光揚僧力波離旣度釋子服
心尼陁亦歸匿王屈意乃至若老若少可師
者法無賤無豪所存者道然後賢愚之際默
語之間生熟相似去取非易肉眼分別恐不
逢寶信心平等或其值真纔滿四人即成一

衆僧旣弘納佛亦通在食看沸水之異方遣
施僧衣見織金之竒乃令奉衆僧之威德不
亦大矣足可以号良福田之最爲聖教之宗
是謂第二無善不攝者也若論淨名之功早
昇雲地卧疾之意本超世境久行神足咸嘆
辯才新學頂禮誠謝法施事是權宜式非常
准謂時暫變其例乃多則有空藏弗恭如來
無責沙弥大願和尚推先一往直觀悉可驚
怪再詳典釋莫匪通塗不輕大士獨興高跡
警彼上慢之流設茲下心之拜偏行一道直
用至誠旣非三惠詎是恒式因機作法足爲
希有假弘教化難著律儀大聖發二智之明

制五篇之約廢其爵齒存其戒夏始終通訓
利鈍齊仰者幼有序先後無雜未以一出別
業而令七衆普行不然之理分明可見昔妻
死歌而鼓盆身葬羸而襯土此亦匹夫之節
豈槩明王之制乎況覺典冲邃聖言幽密局
執一邊殊乖四辯是謂第三方便無礙者也
且復周之柱史父掌王役魯之司殺已居國
宰宗歸道德始曰無名訓在詩書終云不作
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鞠躬恭敬非此而誰巢
許之風望古仍邁夷齊之操擬今尚迥焉似
高攀十力遠度四流厭斯有爲之苦欣彼無
餘之滅不繫慮於公庭未流情於王事自然

解脫固異儒者之儔矣是謂第四寂滅無榮者
也至如祭祀鬼神望秩川岳國容盛典書契美
談神輩爲王所敬僧猶莫致於禮僧衆爲神
所禮王寧反受其敬上下參差翻違正法衣
裳顛倒何足相方今神擁護今來在僧祈請
之至會開呪力竟無拜理是謂第五儀不可
越者也本皇王之奮起必真人之託生上德
雖秘於淨心外像仍標於俗相是以道彰緇
服則情勤宜猛業隱玄門則形恭應絕求之
故實備有前聞國主頻婆父王淨飯昔之斯
等咸已克聖專修信順每事歸依縱見凡僧
還想崇佛不以跪親爲孝計非不孝之罪不

以拜君爲敬豈是不敬之愆所法自殊所法
已別體無混雜制從於此是謂第六服不可
亂者也 謹案多羅妙典釋迦真說乃云居
刹利而稱尊藉般若而爲護四信不壞十善
無虧奉佛事僧積功累德然後日精月像之
降赤光白氣之感金輪旣轉珠寶復懸應天
順民御圖握鏡始開五常之術終弘八正之
道亦宜覆觀宿命追憶往因敬佛教而崇僧
寶益戒香而增慧力自可天基轉高比梵宮
之遠大聖壽恒固同劫石之長久然則雷霆
勢極龍虎威隆慶必賴兼共使怒及出言布
令風行草偃旣抑僧體誰敢鱗張但恐有損

冥功無資盛業竭誠盡命如斯而已是謂策
七因不可忘者也上巳略引吾意粗除子惑
欲得博聞宜尋大部

客曰主人向之所引理例頻繁僕雖庸闇頗
亦承覽文揔幽明辨包內外所論祭典尚有
迷惑周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
謂神竊以昧隱神路隔絕人境欲行祠法要
藉禮官本置太常專司太祝縱知鬼事終入
目伍真佛已潛聖僧又滅仰信冥道全涉幽
神季葉凡夫薄言迴向共規閑逸相學剃剪
職掌檀會所以加其法衣主守塔坊所以蠲
其俗役纒觸王綱即墜民貫既同典祀詎合

稱寶朝敬天子固是恒儀苦執強梁定非通
識宋氏舊制其風不遠唯應相襲更欲何辭
主人曰客知其一未曉其二請聽嘉言少除
異想吾聞鬼者歸也死之所入神者靈也形
之所宗鬼劣於人唯止惡道神勝於色普該
情趣心有靈智稱之曰神隱而難知謂之不
測銓其體用或動或靜品其性欲有陰有陽
周易之旨蓋此之故殊塗顯於一氣誠言闕
於六識設教之漸斷可知焉鬼報冥通潛來
密去標以神号特用茲耳嘗試言之受父母
之遺稟軋坤之分可以存乎氣可以立乎形
至若己之神道必是我之心業未曾感之於

軋坤得之於父母識含胎藏弥亘虛空意帶
熏種漫盈世界去而復生如火焰之連出來
而更逝若水波之續轉根之莫見其始究之
豈覲其終濁之則爲凡澄之則爲聖神道細
幽理固難詳矣神之最高謂之大覺思議所
不得名相孰能窮真身本無遷謝生盲自不
瞻睹託想追於舊蹤傾心翫於遺法若欲荷
傳持之任啓要妙之門賴此僧徒膺茲佛付
假慈雲爲內影憑帝威爲外力玄風遠及至
於是乎教通三世衆別四部二從於道二守
於俗從道則服像尊儀守俗則務典供事像
尊謂比丘比丘尼也典供謂優婆塞優婆夷

也所像者尊則未參神位所典者供則下預
臣頒原典供之人同主祭之役吾非當職子
何錯引由子切言發吾深趣理既明矣勿復
惑諸在宋之初暫行此抑彼亦乖真不煩涉
論邊鄙風俗未見其美忽遣同之可恠之極
客曰有旨哉斯論也蒙告善道請從退歸

問出家損益詔

并序

唐高祖太武皇帝

皇唐啓運諸教並興然於佛法彌隆信重捨
京舊第置興聖寺自餘會昌勝業慈悲證果
集仙等寺架築相尋至於道觀無聞於俗武
德四年有太史令傅弈者先是黃巾深忌緇
服既見國家別敬弥用疚心乃上廢佛法事

十有一條云佛經誕妄言妖事隱損國破家
未聞益世請胡佛邪教退還天竺凡是沙門
放歸桑梓則家國昌大李孔之教行焉

武皇容其小辯朝輔任其放言乃下詔問僧
曰棄父母之鬚髮去君臣之服章利在何間
之中益在何情之外損益二宜請動妙釋有
濟法寺沙門襄陽釋法琳憤激傳詞側聽機
候承有斯問即陳對曰琳聞至道絕言豈九
流能辦法身無象非十翼所詮但四趣茫茫
飄淪欲海三界蠢蠢顛墜邪山至人所以降
靈大聖爲之興世遂開解脫之門示以安隱
之路於是天竺王種辭恩愛而出家東夏貴

遊歌榮華而入道誓出二種生死志求一妙
涅槃弘善以報四恩立德以資三有此其利
益也毀形以成其志故棄鬚髮毀容變俗以
會其道故去君臣華服雖形闕奉親而內懷
其孝禮乖事主而心戢其恩澤被怨親以成
大順福霑幽顯豈拘小違上智之人依佛語
故爲益下凡之類虧聖教故爲損徵惡則濫
者自新進善則通人感化此其大略也

出沙汰佛道詔

唐祖太武皇帝

門下釋迦闡教澄淨爲先遠離塵垢斷除貪
欲所以弘宣勝業修殖善根開導愚迷津梁
品庶是以敷演經教檢約學徒調伏身心捨

諸染著衣服飲食咸資四輩自正覺遷謝像
法流行末代陵遲漸以虧濫乃有猥賤之侶
規自尊高浮墮之人苟避徭役妄為剃落託
号出家嗜欲無厭營求不息出入閭里周旋
闐闐驅策畜產聚積貨財耕織為生估販成
業事同編戶迹等齊人進違戒律之文退無
禮典之訓至乃親行劫掠躬自穿窬造作妖
訛交通豪猾每罹憲網自陷重刑黷亂真如
傾毀妙法譬茲稂莠有穢嘉苗類彼淤泥混
夫清水又伽藍之地本曰淨居栖心之所理
尚幽寂近代已來多立寺舍不求閑曠之境
唯趣喧雜之方繕築崎嶇薨宇舛錯招來隱

匿誘納姦邪或有接近壓邳鄰迹屠酤埃塵
滿室羶腥盈道徒長輕慢之心有虧崇敬之
義且夫老氏垂化本貴沖虛養志無爲遺情
物外全真守一是謂玄門驅馳世務尤乖宗
旨朕膺期馭宇興隆教法深思利益情在護
持欲使玉石區分薰蕕有辨長存妙道永固
福田正本澄源宜從沙汰諸僧尼道士女冠
等有精勤練行遵戒律者並令就大寺觀居
任官給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能精進戒行有
闕者不堪供養並令罷道各還桑梓所司明
爲條式務依法教違制之事悉宜停斷

今道士在僧前詔

并表

唐太宗

貞觀十一年 駕巡洛邑黃巾先有與僧論
者聞之於上上乃下詔云老君垂範義在清
虛釋迦貽則理存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迹
殊途求其宗也弘益之風齊致然大道之興
肇於遂古源出無名之始事高有形之外邁
兩儀而運行包萬物而亭育故能經邦致治
反樸還淳至如佛教之興基於西域逮於後
漢方被中土神變之理多方報應之緣匪一
泊於近世崇信滋深人冀當年之福家懼來
生之禍由是滯俗者聞玄宗而大笑好異者
望真諦而爭歸始波涌於閭里終風靡於朝
庭遂使殊俗之典鬱爲衆妙之先諸華之教

翻居一乘之後流遯忘返于茲累代今鼎祚
克昌旣憑上德之慶天下大定亦賴無爲之
功宜有解張闡茲玄化自今已後齋供行立
至於稱謂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庶敦反
本之俗暢於九有貽諸萬葉時京邑僧徒各
陳極諫有司不納沙門智實後生俊穎內外

兼明攜諸夙老隨駕陳表乃至關口其表略
云僧某等言某年迫桑榆始逢太平之世貌
同蒲柳方值聖明之君竊聞父有諍子君有
諍臣某等雖預出家仍在臣子之例有犯無
隱敢不陳之伏見 詔書國家本系出自枉
下尊祖之風形于前典頒告天下無德而稱

令道士等在僧之上奉以周旋豈敢拒詔尋
老君垂範治國治家所佩服章亦無改異不
立觀寺不領門人齷枉下以全真隱龍德而
養性智者見之謂之智愚者見之謂之愚非
魯司殺莫之能識今之道士不遵其法所著
冠服並是黃巾之餘本非老君之襲行三張
之穢術棄五千之妙門反同張禹漫行章句
從漢魏已來常以鬼道化於浮俗妄託老君
之後實是左道之苗若位在僧之上誠恐真
僞同流有損國化如不陳奏何以表臣子之
情謹錄道經及漢魏諸史佛先道後之事如
別所陳伏願 天慈曲垂聽覽

制沙門等致拜君親勅

今上皇帝

勅旨君親之義在三之訓爲重愛敬之道凡百之行攸先然釋老二門雖理絕常境恭孝之躅事叶儒津遂於尊極之地不行跪拜之禮因循自久迄乎茲辰宋朝暫革此風少選還遵舊貫朕稟天經以揚孝資地義而宣禮弊以名教被茲真俗而瀨鄉之基克成天構連河之化付以國王裁制之由諒歸斯矣今欲令道士女冠僧尼於君皇后及皇太子其父母所致拜或恐爽其恒情宜付有司詳議奏聞

龍朔二年四月十五日光祿大夫右相太子

賓客上柱國高陽郡開國公臣許敬宗宣
大莊嚴寺僧威秀等上沙門不合拜俗表首一
僧威秀等言伏奉明詔令僧拜跪君父義
當依行理無抗旨但以儒釋明教咸陳正諫
之文列化恢張俱進芻蕘之道僧等荷國重
恩開以方外之禮安居率土得弘出俗之心
所以自古帝王齊遵其度敬其變俗之儀全
其抗禮之迹遂使經教斯廣代代漸多宗匠
攸遠時時發自漢及隋行人重阻靈鷲之
風猶鬱仙苑之化尚踈未若皇運肇興隄封
海外五竺與五嶽同鎮神州將大夏齊文皇
華之命載隆輶軒之塗接軫莫不欽斯聖迹

興樹遺蹤固得梵侶來儀相從不絕今若返
拜君父乖異群經便證驚俗之譽或陳輕毀
之望昔晉成幼冲庾冰矯詔桓楚飾詐王謐
抗言及宋武晚年將隆虐政制僧拜主尋還
停息良由事非經國之典理越天常之儀雖
曰流言終纏顯議況乃夏勃勅拜納上天之
怒魏燾行誅肆下厲之責斯途久列備舉見
聞僧等奉佩悵惶投庇失厝恐絲綸一發萬
國通行必使寰海望風方弘失禮之譽悠哉
後代或接効尤之傳伏惟陛下中興三寶慈
攝四生親承付囑之旨用勵學徒之寄僧等
內遵正教固絕跪拜之容外奉明詔令從儒

禮之敬俯仰惟咎慙懼實深如不陳請有乖臣
子之喻或掩佛化便陷調君之罪謹列衆經
不拜俗文輕用上簡伏願天慈賜垂照覽則
朝議斯穆終遵途於晉臣委略常談畢歸度
於齊后塵黷威嚴惟深戰戰謹言

龍朔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上

時京邑僧等二百餘人往蓬萊宮伸表上請
左右相云勅令詳議拜不拜未定可待後集僧
等乃退於是大集西明相與謀議共陳啓狀
聞諸僚案云

西明寺僧道宣等上雍州牧師王論沙門不
應拜俗啓一首 僧道宣等啓自金河徙轍

玉闕揚化歷經英聖載隆良輔莫不拜首請
道歸向知津故得列刹相望仁祠綦布天人仰
福田之路幽明懷正道之儀清信之士林蒸
高尚之賓雲結是使教分三法垂萬載之羽
儀位開四部布五乘之清範頃以法海宏曠
類聚難分過犯滋彰有塵御覽下非常之詔
令拜君親垂惻隱之懷顯踈朝議僧等荷斯
明命感悼涕零良由行缺光時遂令上霑憂
被且自法教東漸亟涉窳隆三被屏除五遭
拜伏俱非休明之代並是暴虐之君故使布
令非經國之謨乖常致良史之誚事理難返
還襲舊津伏惟大王統維京甸攝御機衡道

俗來蘇繁務攸靜今法門擁閉聲教莫傳據
此靜障拔難之秋拯溺扶危之日僧等叫闐
難及徒鶴望於九重天階罕登終栖遑於百
慮所以干冒陳欸披露冀得俯被鴻私載垂
提洽是則遵崇付囑清風被於九垓正像更
興景福光於四海不任窮塞之甚具以啓聞
塵擾之深唯知慙惕謹啓

四月二十五日

西明寺僧道宣等上榮國夫人楊氏
請論沙門不合拜俗啓一首

夫人帝
后之母

也敬崇正化大建福門造像書經架築相續
入出宮禁榮問莫加僧等詣門致書云尔

僧道宣等啓自三寶東漸六百餘年四俗立
歸戒之因五衆開福田之務百王承至道之

化萬載扇唯聖之風故得寰海知歸生靈迴
向然以慧日旣隱千載有餘正行難登嚴科
易犯遂有稊稗涉青田之穢少壯懷白首之
徵備列前經聞于視聽且聖人在隱凡僧程
器後代任持非斯誰顯故金石泥素表真像
之容法衣剃髮擬全僧之相依而信毀報果
兩分背此繕修俱非正道又僧之真僞生熟
難知行德淺深愚智齊惑故經陳通供如海
之無窮律制別科若山涯之有際宗途旣列名
教是依設出俗之威儀登趣真之圓德故使
天龍致敬幽顯歸心弘護在懷流功不絕此
以時經濁染人涉凋訛竊服飾詐之徒叨倖

憑虛之侶行無動於塵俗道有繫於憲章上
聞御覽布君親之拜乃迴天睠垂朝議之勅
僧等內省慙懼如灼如焚相顧失守莫知投
厝仰惟佛教通囑四部幽明敢懷竊議夫人
當斯遺寄況復體茲正善崇建爲心垂範宮
闈威明道俗今三寶淪溺成濟在緣輒用諮
陳希垂救濟如蒙拯拔依舊住持則付囑是
歸弘護斯在輕以聞簡追深悚息謹啓

四月二十七日

西明寺僧道宣等叙佛教隆替事簡諸宰輔等狀

列子云周穆王時西極有化人來反山川移
城邑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穆王敬之若聖此

則佛化之初及也 朱仕行釋道安經錄云
秦始皇時西域沙門十八人來化始皇始皇
弗從禁之夜有金剛丈六人破獄出之始皇
稽首謝焉 漢書云武帝元狩中關西域獲
金人率長丈餘列之甘泉宮帝以爲大神燒
香禮拜後遣張騫往大夏尋之云有身毒國
即天竺也彼謂浮圖即佛陀也此初知佛名
相云
成帝都水使者劉向去向檢藏書往往見有
佛經此即周秦已行始皇焚之不盡哀帝元
壽中使景憲往大月氏國因誦浮屠經還于
時漢境稍行齋戒據此曾聞佛法中途潛隱

重此中興

後漢明帝永平中上夢金人飛行殿前乃使
秦景等往西域尋佛法遂獲三寶東傳洛陽
畫釋迦立像是佛寶也翻四十二章經是法
寶也迦竺來儀是僧寶也立寺於洛城西門
度人開化自近之遠展轉任持終於漢祚魏
氏一代五主四十五年隆敬漸深不聞拜毀
吳氏江表四主五十九年孫權創開佛法感
瑞立寺名爲建初其後孫皓虐政將事除屏
諸臣諫之乃止召僧而受五戒蜀中二主四
十三年于時軍國謀猷佛教無聞信毀晉司
馬氏東西立政一十二主一百五十六年中

朝四帝崇信之極不聞異議唯東晉成帝咸
康六年丞相王導太尉庾亮薨後庾冰輔政
帝在幼沖爲帝出詔令僧致拜時尚書令何
充尚書謝廣等建議不合拜往反三議當時
遂寢爾後六十二年安帝元初中太尉桓玄
以震王之威下書令拜尚書令桓謙中書呈謚等
抗諫曰今沙門雖意深於敬不以形屈爲禮
迹充率土而趣超方內是以外國之君莫不
降禮如育王等禮也良以道在則貴不以人爲
輕重如魏文之軾干木尋大法東流爲日諒
久雖風移政易而弘之不異豈不以獨絕之
化有日用於陶漸清約之風無時害於隆平者

乎玄又致書廬山遠法師序老子均王侯於
三大遠答以方外之儀不矜諸華之禮乃著
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其事由息及安帝返
政還崇信奉終於恭帝有宋劉氏八君五紀
雖孝武大明六年暫制拜君尋依先政

齊梁陳氏三代一百一十餘年隆敬盡一信

重逾深中原魏氏十有餘君一百五十五年
佛法大行備見魏收良史唯太武真君七年
聽讒滅法經於五載感癘而崩還興佛法終

於靜帝自晉失御中原江表稱帝國分十六

謂五涼四燕三秦二趙夏蜀也

斯諸僞政信法不虧唯赫連

勃勃據有夏州克暴無厭以殺為樂佩像背

上令僧禮之後爲震死尋爲北代所吞妻子
刑刻具如蕭子顯齊書

高齊在鄴六帝二十八年信重逾前國無兩
事宇文周氏五帝二十五年初武帝信重佛
法後納張賓之議便受道法將除佛教有安
法師著二教論以抗之論云九流之教教止
其身名爲外教三乘之教教靜其心或名爲內
教老非教主易謙所攝帝聞之存廢理乖遂
雙除屏不盈五載身歿政移

隋氏承運二帝三十七年文帝崇信載興佛
法海內置塔百有餘州皆發休瑞具如圖傳
煬帝嗣錄改革前朝雖令致敬僧竟不屈自

大化東漸六百餘年三被誅除五令致拜既
乖經國之典又非休明之政剗斲之虐被於
亂朝抑挫之儀揚於絕代故使事理乖常尋
依舊轍良以三寶為歸戒之宗五衆居福田
之位雖信毀交貿殃各推移斯自人有宸隆
據道曾無興廢所以千餘大聖出賢劫之大
期壽六萬年住釋門之正法況乃十六尊者行
化於三洲九億應供護持於四部據斯以述
曆數未終焉得情斷同符儒典且易之蠱爻
不事王侯禮之儒行不臣天子在俗四位尚
有不屈之人況棄俗從道而便責同臣子之
禮又昊天上帝嶽瀆靈祇君人之主莫不祭

饗而下拜今僧受佛戒形具佛儀天龍八部
奉其道而仰其容莫不拜伏於僧者故得冥
祐顯徵祥瑞雜沓聞之前傳豈復同符老氏
均王侯於三大者哉故沙門之宅生也財色
弗顧榮祿弗縻觀時俗若浮雲達形命如陽
燄是故號爲出家人也故出家不存在家之
禮出俗無露處俗之儀其道顯然百代不易
之令典者也其流極廣故略述之
今列佛經論明沙門不敬俗者
梵網經下卷云出家人法不禮拜國王父母
六親亦不敬事鬼神
涅槃經第六卷云出家人不禮敬在家人四

分律云佛令諸比丘長幼相次禮拜不應禮拜一切白衣佛本行經第五十三卷云輸頭檀王與諸眷屬百官次第禮佛已佛言王今可禮優波離等諸比丘王聞佛教即從座起頂禮五百比丘新出家者次第而禮薩遮尼軋經云若謗聲聞辟支佛法及大乘法毀咎

留難者犯根本罪

今僧依大小乘經不拜君親是奉佛教今乃違佛

教拜跪俗人即不信佛語犯根本罪

又謗無善惡業報不畏後

代自作教人堅任不捨是名根本重罪大王若犯此罪不自悔者燒滅善根受無間苦以王行此不善重業故梵行羅漢諸仙聖人出國而去諸天悲泣諸善鬼神不護其國大臣

輔相諍競相害四方賊起天王不下龍王隱
伏水旱不調死亡無數時人不知是過而怨
諸天訴諸鬼神是故行法行王爲救此苦不
行此過廣如經說更有諸論文多不載

僧道宣等白朝宰群公伏見詔書令僧致敬
君父事理深遠非淺情能測夫以出處之迹
列聖齊規真俗之科百王同軌干木在魏高
枕而謁文侯子陵居漢長揖而尋光武彼稱
小道尚懷高蹈之門豈此沙門不垂開放之
美但以三寶嚮位用敷歸敬之儀五衆陳誠
載啓福田之道今削同儒禮則佛非出俗之
人下拜君父則僧非可敬之色是則三寶通

廢歸戒絕於人倫儒道是師孔經尊於釋典
在昔晉宋備有前規八座詳議足爲龜鏡僧
等荷國重寄開放出家奉法行道仰承聖則
忽令致拜有累深經俯仰栖遑罔知投庇謹
列內經及以故事具舉如前用簡朝議請垂
詳採敬白

至五月十五日大集文武官僚九品已上并
州縣官等千有餘人揔坐中臺都堂將議其
事時京邑西明寺沙門道宣大莊嚴寺沙門
威秀大慈恩寺沙門靈會弘福寺沙門會隱
等三百餘人并將經文及以前狀陳其故事
以伸厥理時司禮太常伯隴西郡王博義謂

諸沙門曰勅令俗官詳議師等可退時群議
紛紛不能盡一西王曰佛法傳通帝代既
遠下勅令拜君又許朝議今衆人立理未
可通遵司禮既曰職司可先建議同者署名
不同則止時司禮大夫孔志約執筆述狀如
後令主事大讀訖遂依位署人將太半左肅
機崔餘慶曰勅令司別立議未可輒承司禮
請散可各隨別狀送臺時所送議文抑揚駁
雜今謹依所司上下區以別之先列不拜之
文次陳兼拜之狀後述致拜之議善惡咸錄
件之如左焉

中臺司禮太常伯隴西王博義大夫孔志約等議一首

竊以凡百在位雖存敬上之道當其爲師尚
有不臣之義況佛之垂法事超俗表剃髮同
於毀傷擁錫異乎簪紱出家非色養之境離
塵豈榮名之地功深濟度道極崇高何必破
彼玄門牽斯儒轍披釋服而爲孔拜處俗塗
而當法禮存其教而毀其道求其福而屈其
身再三研覈謂乖道理又道之爲教雖全髮
膚出家超俗其歸一揆加以遠標天構大啓
皇基義藉尊嚴式符高尚並仍舊貫無點彝
章如必改作恐非稽古雖君親崇敬用軫神
衷道法難虧還留睿想旣奉詢芻之詔敢罄
塵嶽之誠懼不愜允追深戰惕謹議

司元議一首

霄形二氣嚴父稱莫大之尊資用五材元后
標則天之貴至於擎跪曲拳之禮陶化之侶
同遵服勤就養之方懷生之倫共紀凡在君
父理絕名言而老釋二門出塵遺俗虛無一
旨離有會空瑞見毗耶闡慈悲之偈氣浮函
谷開道德之篇處木鴈之間養生在慮罷色
聲之相寂滅爲心執禮蹈儀者靡窮其要妙
懷忠履孝者未酌其波瀾理存太極之先事
出生靈之表故尊其道則異其服重其教則
變其禮爰自近古迄乎末葉雖必革暫乖而
斯道無墜洎哀纏雙樹慟結三號防後進之

虧風約儒宗以控法故當輔成舊教豈應裁
制新儀誠宜屈宸宸之嚴伸方外之旨委尊
親之重縱環中之遊愚管斟酌量遵故爲允
司戎議一首

謹議

臣聞三災變火六度逾疑二字爲經百成攸
緬是以白毫著相闡一乘於萬劫紫氣浮影
混萬殊於一致爰有儒津復軻殊軫秀天地
陰陽之稟禮君臣父子之穆故知循名責實
矩跡端形則教先於闕里齊心力行修來悔
往則化漸於連河釋爲內防雅有制於魏闕
儒爲外檢不能括其靈臺別有玄宗素範振
蕩風物翺鵬迅鷄促椿遼菌無爲無事何得

何失然則道佛二教俱為三寶佛以佛法僧
為旨道以道經師為義豈直攝生有託陶性
通資信亦為政是基禪聲濃化而比丘未諭
先生多僻恃出俗而浮逸以矜傲而誇誕處
疋夫之賤直形骸於萬乘忘子育之恩不降
屈於三大固君父所宜革乃臣子所知非遂
降綸璽是改其弊雖履孝居忠昌言改轍而
稽古愛道參酌群情懷響者谷不銷聲撫塵
者山無隔細必備與人之頌以貢芻蕘之說
何則枉史西浮千有餘祀法流東漸六百許
年雖曆變市朝而事無損益唯庾冰責沙門
之拜桓玄議比丘之禮幸有何充進奏慧遠

陳書事竟不行道終不墜是知大易經綸三
聖蠱象不事王侯大禮充牣兩儀儒行不臣
天子亦有嚴陵踞謁光武亞夫長揖漢文介
曹豈曰觸鱗故人不可爲纓網惟舊詎先師道
法侶何後戎昭上則九天眞皇十地菩薩下
則南山四皓淮南入公或順風而禮謁或御
氣而遊處一以貫之靡得而屈十室忠信亦
豈無其人哉五刑之設闕三木者不拜豈五
德之具居三服者拜之罪之不責恭肅德之
誠足容養然則含識之類懷生之流莫不致
身以輸忠彼則不臣王者莫不竭力而遵孝
彼則不教其親雖約施三章律輕三尺有

於此三千其大而不被以嚴誅寘於巨責
豈不道釋與堯孔殊制傷毀與禮教正乖蓮
華非結綬之色具葉異削珪之旨人以束帶
為彝章道則冠而不帶人以束髮為華飾釋
則落而不容去國不為不忠辭家不為不孝
出塵滓割愛於君親奪嗜欲棄情於妻子理
乃區分於物類不可涯檢於常塗生莫重於
父母子則不謝施莫厚於天地物則不答君
親之恩事絕名象豈稽首拜首可酬萬分之
一者歟出家之於君父豈曰全無輸報一念
必以人王為願者四諦則於父母為弘益方
祛塵劫永離死生豈與夫屈膝為盡忠色愛

為純孝而已矣必包之俗境處之儒肆屈其
容降其禮則不孝莫過於絕嗣何不制以婚
姻不忠莫大於不臣何不令稱臣妾以袈裟
為朝服稱貧道而趨拜儀軌兩失名稱柔并
深恐一跪之益不加萬乘之尊一拜之勞或
歎三服之墜則所不可而豈然乎王者無父
事三老無兄事五更君人之尊亦有所教法
服之教不教其人若屈其教則早具道教而
可卑道則云缺矣豈若存教於己存道於物
教存則己適道在則物尊尊道所以教於物
教物亦所以為於己也況復形猶身也道若
影焉身既如聲道亦如響形動則影隨聲

則響應道崇則形寵身替則道息豈可使居身之
道屈於道外之身豈可使方外之人存於身中之
敬又彼守一居道不雜塵俗若可拜之是謂俗之
道而可俗俗又參道則一當有二而道不專行矣
安可以區道俗之常域保專一之至誠哉據
僧祇律敬袈裟如敬佛塔謂袈裟爲福田衣
衣名銷瘦取能銷瘦煩惱鎧名忍辱取能降
伏魔軍亦喻蓮華不染泥滓亦爲諸佛之所
幢相則袈裟之爲義其至矣夫若損茲佛塔
壞彼幢相將輕忍辱更貶福田甚用危疑終
迷去取解服而拜則越俗非章甫之儀整服
而趨則緇衣異朝宗之典故禪幽舍衛之境

步屏高門之地理絕朝請事乖榮謁豈不謂
我崇其道所以彼請其來請而卑之復何爲
者廬山爲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例甘棠爲
聽訟所息式致勿翦之思山與樹之無心且
以德而存物法與道之有裕豈崇道而遺人
語曰人能弘道則道亦須人而行也王人雖
微位在諸侯之上行道之輩焉復可卑其禮
若謂兩爲欺詭則可一而寢之寢之之道則
芟蕪之之謂是則所奪者多何止降屈而已
若謂兩爲濃助則崇之崇之之道則尊貴之
之謂豈可尊貴其道而使其恭敬哉假以金
翠爲眞儀不以金翠而增肅以芻狗而尊像

不以芻狗而加輕肅敬終寄於道輕重不係
於物物之不能遷道亦猶道之恒隨於物矣
沙門橫服於已資法服而爲貴莫不敬其法
服而豈係於人乎不拜之典義高經律法付
國王事資持護法爲常也常行不易一隅可
革千門或爽通有護法之資塞有墜法之慮
與其墜之曷若護之何必屈折於僧容盤辟
於法服使萬國歸依者居帶芥於其間哉語
曰因人所利而利之則利之之術亦可因其
精詣而爲利矣洎乎日光上照皇運攸宗海
接天潢枝連寶構藉無上之道闡無彊之業
別氏也敬猶崇往神基靈人豈撫今此

爲甚不可一也月氏東國寶
波法雲彩潤高解脫之慶演常任之福前王後
帝昔尚惑攸遵主聖臣良胡寧此變臣愚千
慮萬不一得儻緣斯創造無益將來於恒河
沙劫有毫釐之累雖率土碎首群生粉骨何
以塞有隱之責蠲不忠之罪此爲甚不可二
也臣所以汲汲其事區區其誠搔首捫心墮
肝瀝膽伏願聖朝重興至教恒春柰苑永轉
法輪心歡錄其人百祚遠光於帝宇則雖死
猶生朝夕可矣竊惟詔旨微婉義難適莫天
情畫一則可使由之眷想傍求則誰不竭慮
臣以庸昧何足寓言以兩教爲生則崇之於

聖運聖而崇之則非無矣以兩端為有則筆
削明時時而削之恐非有矣斯所以歧路徘徊
兩端交戰道宜存跡理未厭心管豈天窺
蛙焉海測理絕庶幾之外事超智識之表自
可懷鉉閣筆扣寂銷聲而欲鳥處程言竿中
竊吹將聾聽而齊俗與瞽視而均叟雖有聲
於心靈終不詣於聞見也直以八風迴扇萬
籟咸貢其音兩曜昇暉千形不匿其影茲焉
企景是庶轉規就日心葵輸涓驛露而覩顏
漿夏履薄冰春兢惕已甚赦畏交集謹議
司刑太常伯劉祥道議一首
竊以朝庭之叙肅敬為先生育志恩色養為

重釋老二教今悉反之抗禮於帝王受敬於
父母而優容自昔迄乎今代源其深致蓋有
以然諒由剃髮有異於冠冕袈裟無取於章
服出家故無家人之敬捨俗豈拘朝廷之禮
至於玄教清虛道風遐曠高尚其事不屈王
侯帝王有所不臣蓋此之謂國家旣存其道
所以不屈其身望准前章無違舊貫謹議
議拜者明沙門應致拜也昔皇覺御宇尚開
信毀之源豈唯像末不流弘約之議頃以法
海宏曠類聚難分有穢玄猷頗聞朝聽致使
拘文之士廢道從人較而言之未曰通方之
巨唱也余所以考諸故實隨而彈焉庶崇佛

君子或能詳覽

議沙門兼拜狀合三首

左威衛長史崔安都錄事沈玄明等議狀一首

竊以紫氣騰真玄牝之風西被白虹沉化涅

槃之蘊東依轡羽驤霞影玉京而凝衆妙津

慈照寂啓金園而融至道義冠空有理洞希

夷祛濟塵蒙薰滌因累神道裨教茲焉有徵

坦躅業已遵從流弊義資懲革

彈曰守法高尚稱為流弊

違經拜俗謂之懲革即事不可其如理何也

原夫在三三之敬六

峻尊卑之象百行之本四始旌罔極之談本

立然後道生敬形於焉禮穆寔王化之始乃

天地之經佛以法為師帝以天為則域中有

四大王者居一焉王道既其齊衡天法固乃

同貫身為法器法唯道本黃冠慕道緇裳奉

佛致敬君父眇契玄波彈曰佛法乃寰外之尊帝天為域中之大

教存而今屈折不羈還類編人此乃且夫戒

法水壅而不流何玄波之眇契耶

錄纒高猶盡肅於膜拜況乎貴賤懸邈頓遺

恭於屈膝彈曰王謚云沙門以上下相敬而抗禮宸居者良以宗致既同則長

幼成序津途有隔則義無降必以山林獨往

屈誠哉是言可為龜鏡矣

物我兼忘混親疎齊寵辱惠我不為是損已

詎稱非自當泯若無情湛然恒寂安假仰迦

維而頓顙覲天尊而雅拜塵容不異俗致敬

未乖真彈曰沙門落髮披緇道俗懸隔拜違

異俗此乃指南且伯陽緒訓於和光不輕演

為北反白成玄

教於常禮妙叶謙尊之德遠符隣照之規陽伯

誕自姬周身充柱史為官則王朝之一職言

道則儒宗之一流拜伏君親固其宜矣至若不

輕之禮四眾乃權道之一時其猶文命入

裸俗而解裳不可例率士以為模楷矣

三極之中師居其末末猶展敬本何疑哉彈

釋眾所以師資相敬正以教義不殊故

耳非是約本末而言何孟浪之甚也

若以袞

裳異乎龍黼縠巾殊於鷩弁服既戎矣拜何

必華各循其本無爽彛式其有素履貞遯清

規振俗神化盼響戒行精勤藻揆桐鸞梵清

霄鶴錦旌徵獸瓊符御靈德秀年者蠲其拜

禮自餘初學後進聲塵寂寥並令盡敬君父

請即編之恒憲彈曰若以不拜為非則德秀

是則後進初學無宜令拜進退矛盾去

取自乖請即編之恒憲何所見之短乎如此

則進德修業出塵之軌彌隆苦節棲壇入道

之心逾勵玄風斯遠國章唯緝庶可以詳示

景則靜一訛弊彈曰以乖宗為景則謂守法為訛弊約斯以驗餘何可觀

自我作故奚舊之拘夫鏡非常之理必藉非

常之照天鑒玄覽體睿甄微探象外之遺宗

極寰中之幽致雖則暫駭常聽抑亦終寘大

道謹議

右清道衛長史李洽等議狀一首

竊以道教沖虛釋門秘寂至於昭仁濟物崇

義為心乃睠儒風理將無異彈曰儒教所明不踰寰域釋宗

所辨高出見聞故魏東陽王丕曰佛法沖至洽非儒墨者所知今言不異何多謬耶

若宿德耄齒戒律無虧栖林遯谷高尚其事

若斯儔輩可致尊崇其有弱齒蒙求薰修靡

譽背真混俗心行多違以此不拜義難通允

彈曰夫稱沙門者何也謂紹法像賢發蒙啓

化儀之播紳之飾教殊廊廟之規求宗故所

以直骸孰可分其德業矯俗但在國事

故由茲抗禮寧容隔以尊卑彈曰誠哉奉君

親事君不拜之儀何可以訓親者無宜不拜

沙門不事王侯背恩天望請勒拜垂憲於後

屬以拜為訓似未之思

謹議

長安縣令張松壽議狀一首

竊惟佛道二門虛寂一致縱不能練心方外
擯影人間猶須迹與俗分事與時隔然今出
家之輩多雜塵伍外以不屈自高內以私謁
為務徒有入道之名竟無離俗之實彈曰不科簡懲

屈者奉法而然私謁者誠違教義只可峻其
波不逞之流寧容縱火崑崗而欲俱焚玉石
耶

至若君親之地礼兼臣子孝教所宗義深

家國不有制度何以經綸望靖僧尼道士女

冠等道為時須事因法會者雖在君后聽依

舊式捨此已往並令攢拜若歸觀父母子道

宜伸如在觀寺任遵釋典彈曰夫僧尼合拜
則宜不拜不合

豈簡時方何得剃髮同是
一人約處便同異

礼法服始終無二據事遂
制殊經此乃首鼠

兩端要時
妄立也庶具以卑屈為耻稍屏浮競以

道德自尊漸弘教法輒進愚管伏增慙戰謹

議
中臺司礼太常伯隴西王博义執議狀奏一
首

司禮議僧尼道士女冠等拜君親等事
一千五百三十九人議請不拜

右大司成令孤德恭等議稱竊以凡百在位
咸隆奉上之道當其為師尚有不臣之義況
佛之垂法事越常規剃髮同於毀傷振錫異
乎簪紒出家非色養之境離塵豈榮名之地
功深濟度道極崇高何必矜彼玄門牽斯儒
轍披法服而為俗拜踐孔門而行釋禮存其
教而毀其道求其福而屈其身詳稽理要恐
有未愜又道之為軌雖全髮膚出家超俗其
歸一揆加以遠標天構大啓皇基義藉尊嚴
式符高尚唯此二教相公自久爰暨我唐徽

風益扇雖王猷遐暢實賴天功而聖輪常轉
式資冥助今儻一朝改舊無益將來於恒沙
之劫起毫塵之累則普天率土灰身粉骨何
以塞有隱之責蠲不忠之罪與其失於改創
不若謬於修文孔子曰因人所利而利之老
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二教所利

弘益多矣百姓之心歸信衆矣革其所利非
因利之道乖其本心非無心之謂請遵故實
不拜爲允伏惟陛下德掩上皇業光下問君
親崇敬雖啓神衷道法難虧還留睿想旣奉詢
芻之旨敢罄塵嶽之誠懼不折衷追深戰惕謹議
三百五十四人議請拜

右兼司平太常伯閻立本等議稱臣聞剛折
柔存扇玄風之妙旨苦形甘辱騰釋路之微
言故能開善下之源私不輕之義是以聲聞
降禮於居士柱史委質於周王此乃成緇服
之表綴立黃冠之龜鏡自茲已降喪其宗軌
歷代溺其真理習俗守其迷途一人有作萬
物斯覩細維天地驅駕皇王轉金輪於勝境
構玉京於玄域遂使尋真道士追守藏之遐
風落髮沙門弘禮足之絲典況太陽垂曜在
天標無二之明大帝稱尊御宇極通三之貴
且二教裁軌雖絕塵容事止出家未能逃國
同賦形於姒鏡皆仰化於姚風豈有抗禮宸

居獨高真軌然輕尊傲長在人爲悖臣君敬
父於道無嫌考詳其義跪拜爲允

前奉四月十六日勅旨欲令僧尼道士女冠
於君親致拜恐爽於恒情宜付有司詳議奏
聞者件狀如前伏聽 勅旨

今上停沙門拜君詔一首

東臺若夫華裔列聖異軫而齊驅中外裁風百
慮而同致自周霄隕照漢夢延輝妙化西移
慧流東被至於玄牝邃旨碧落希聲具開六
順之基偕叶五常之本而於愛敬之地忘乎
跪拜之儀其來永久罔革茲弊朕席圖登政
宗真導俗疑襟解脫之津陶思常名之境正

以尊親之道禮經之格言孝友之義詩人之
明准豈可以絕塵峻軌而忘恃怙之敬拔累
貞規迺遺溫清之序前欲令道士女冠僧尼
等致拜將恐振駭恒心爰俾詳定有司咸引
典據兼陳情理以革二塗紛綸相半朕商擢
群議沉研幽蹟然箕穎之風高尚其事遐想
前載故亦有之今於君處勿須致拜其父母
之所慈育弥深祗伏斯曠更指安設自今已
後即不宜跪拜主者施行龍朔二年六月八
日西臺侍郎弘文館學士輕車都尉臣上官
儀宣

京邑老人程士顥等上請表一首

臣言臣聞佛化所資在物斯貴良由校沉冥
於六道濟蒙識於三乘其德既弘其功亦大
所以佛為法主幽顯之所歸依法為良藥煩
惑由之清蕩僧為佛種弘演被於耒隆遂使
歷代英主重道德而護持清信賢明度子女
而承繼因得僧尼遍於區宇垂軌道於無窮
伏惟陛下慈濟九有開暢一乘愛敬之道堯
隆成務之途逾遠近奉明詔令僧跪拜父母
斯則崇揚孝始布軌敬源但佛有成教出家
不拜其親欲使道俗殊津歸戒以之投附出
處兩異真俗由之致乖莫非心受佛戒形具
佛儀法網懸殊敬相全別且自高尚之風人

主猶存抗禮豈惟臣下返受跪拜之儀俯仰
撫循無由啓處意願國無兩敬大開方外之
迹僧奉內教便得立身行道不任私懷之至
謹奉表以聞塵黷威嚴伏增戰越謹言

直東臺舍人馮神德上

一道士僧尼請依舊僧尼在前

此一條在貞觀十一年因今合上

一僧尼請依舊不拜父母

臣聞秘教東流因明后而闡化玄風西運憑
至識以開宗故知弘濟千門義宣於雅道提
誘萬品理塞於邪津只可隨聖教以抑揚豈
得逐人事而興替沙門者求未來之勝果道
士者信有生之自然自然者貴取性真絕其

近僞之跡勝果者意存杜漸遠開趨道之心
誘濟源雖不同從善終歸一致伏惟皇帝陛
下包元建極御一飛貞乘大道以流謙順無
爲而下濟因心會物教不肅成今乃定道佛
之尊卑抑沙門之拜伏拜伏有同常禮未是
出俗之因尊卑物我之情豈曰無爲之妙陞
下道風攸闡釋教載陳每至齋忌皆令祈福
一依經教二者何獨乖違陛下者造化之神
宗父母者人子之慈稱陛下以至極之重猶
停拜敬之儀所生旣曰人臣何得曲伸情禮
捨尊就愛棄重違經緣情猶尚不通據教若
爲行用陛下統天光道順物流形形物尚不

許違淨教何宜改作願陛下因天人之志順
萬物之心停拜伏之新儀遵尊卑之舊貫庶
望金光東曜不雜塵俗之悲紫氣西暉無驚
物我之貴即大道不昧而得相於明時福業
永貞庶重彰於聖日謹言

西明寺僧道宣等上榮國夫人楊氏請論拜
事啓一首

僧道宣等啓竊聞紹隆法任必歸明哲崇護
真詮良資寵望伏惟夫人夙著熏修啓無疆
之福早標信慧建不朽之因至於佛教威儀
法門軌式實望特垂恩庇不使陵夷自勅被僧
徒許隔朝拜誠當付囑之意寔深荷戴之情

然於父母猶令跪拜私懷徒愜佛教甚違若不早有申聞恐遂同於俗法僧等翹注莫敢披陳情用迴惶輒此投訴伏乞慈覆特爲上聞儻遂恩光彌深福慶不勝懇切之志謹奉啓以聞塵擾之深唯知悚息謹啓
大莊嚴寺僧威秀等上請表一首

謹錄佛經出家沙門不合跪拜父母有損無益文如左

梵網經云出家人不向國王父母禮拜

順正理論云國君不求比丘禮拜

玄教東漸六百餘年上代皇王無不依經敬仰洎乎聖帝遵奉成教彌隆故得列刹相望

精廬峙接人知慕善家曉思愆僧等忝在生
靈詎忘忠孝明詔頒下率土咸遵恐直筆史
臣書乖佛教萬代之後蕪穢皇風僧威秀等
言竊聞真俗異區桑門割有生之戀幽顯殊
服田衣無拜首之容理固越情道仍舛物況
挺形戒律鎔念津梁酬恩不以形骸致養期
於福善而今儀不改釋拜必同儒在僧有越
戒之愆居親有損福之累臣子之慮敢不盡
言伏惟陛下匡振遠猷提弊幽槩旣已崇之於
國亦乞正之於家足使捨俗無習俗之儀出
家絕家人之敬護法斯在裊福莫先自然教
有可甄人知自勉不勝誠懇之至謹奉表以

聞塵黷屐旒伏增戰越

玉華宮寺譯經沙門靜邁等上拜父母有損
表一首

沙門靜邁言竊言策係告先尊父屈體於其
子形章攸革介士不拜於君親伏以僧等揚
言紹佛嗣尊之義是同故愛敬降高乃折節
於其氣容服異俗形章之革不殊致使沙門
亦不肢屈於君父窮慈內外雖復繼形變則
而心敬君親敢有怠哉至如臣服薨君以日
易月形雖從吉而心喪三年是知遏密八音
其於三載循于心敬其來尚矣若令反拜父
母則道俗俱違佛戒顛沒枉坑淪迴未已况

動天地感鬼神者豈在於跪伏耶但公家之
利知無不為恐因今創改萬有一累則負聖
上放習法之洪恩彌劫粉身奚以塞責伏惟
陛下廣開獻書之路通納芻言之辯輕塵聽
覽伏增戰汗謹言

襄州禪居寺僧崇拔上請父母同君上不令
出家人致拜表一首

沙門崇拔言伏聞道俗憲章形心異革形則
不拜君父用顯出處之儀心則敬通三大以
遵資養之重近奉恩勅令僧不拜君王而令
拜其父母斯則隆於愛敬之禮闕於經典之
教僧寶存而見輕歸戒沒而長隱豈有君聞

高尚之迹不勃佛言臣取下拜之儀面違聖
旨可謂放子爲求其福受拜仍獲其辜一化
致疑二理矛盾伏願請從君敬之禮以通臣
下之儀輕黷宸旒彌增隕越謹言

論曰威衛司列等狀詞則美矣其如理何咸
不惟故實昧於大義苟以屈膝爲敬不悟亡
屑之禍內經稱沙門拜俗損君父功德及以
壽命而抑令俯伏者胡言之不認輕發樞機
哉雖復各言其志亦何傷之太甚而威衛等
狀通塞兩兼司列等狀一途冰執或訪二議
優劣余以爲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也然兩
兼則膚腠冰執乃膏肓故升威衛於乙科退

司列於景第至若軌公質議則旨贍文華隴
西執奏言約理舉旣而人庶斯穆龜筮叶從
故得天渙下覃載降高尚之美慈育之地更
弘拜伏之仁時法侶名僧都鄙耆耄僉曰叶
私志矣違教如何於是具顯經文廣陳表啓
匪朝伊夕連訴庭闕但天門邃遠伸請靡由
奉詔求宗難爲去取易曰羝羊觸蕃羸其角
方之釋侶豈不然歟
讚曰威衛之流議雖通塞以人廢道誠未爲
得司列等狀抑釋從儒拜傷君父詎曰忠謀
質議道華敷陳簡要天人叶允爰垂璽詔恭
承明命式并且歌顧瞻玄籍有累如何法俗

疇咨咸伸啓表披瀝丹款未紆黃道進退惟
各投措靡由仰希神禹䟽茲法流

沙門不應拜俗摠論

釋彥琮曰夫沙門不拜俗者何蓋出處異流
內外殊分居宗體極息慮忘身不汲汲以求
生不區區以順化情超宇內迹寄寰中斯所
以抗禮宸居背恩天屬化物不能遷其化生
生無以累其生長揖君親斯其大旨也若推
之人事稽諸訓詁則所不應拜其例十焉至
如望秩山川郊祀天地欲其利物君罄迺誠
今三寶住持歸戒弘益幽明翼化可略言焉
斯神祇之流也爲祭之尸必叶昭穆割牲薦

熟時爲不臣今三寶一體敬僧如佛備乎內
典無俟繁言斯祭主之流也杞宋之君二王
之後王者所重敬爲國賓今僧爲法王之胤
王者受佛付囑勸勵四部進修三行斯國賓
之流也重道遵師則弗臣矣雖詔天子無北
面焉今沙門傳佛至教導凡誘物嚴師敬學
其在茲乎斯儒行之流也禮去介者不拜爲
其失於容節故周亞夫長揖漢文也今沙門
身被忍鎧戡剪欲軍掌握慧刀志摧心惑斯
介曹之流也著代筮賓尊先冠冢母兄致拜
以禮成人今沙門以大法爲己任拯群生於
塗炭敬遵遺躅祖承嫡胤斯傳重之流也堯

稱則天不屈穎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
之潔今沙門高尚其事不事王侯蟬蛻囂埃
之中自致窳區之外斯逸人之流也犯五刑
關三木被箠楚嬰金鐵者不責其具禮今沙
門剃毛髮絕胤嗣毀形体易衣服甚刑之流
也又詔使雖微承天則貴沙門縱賤稟命宜
乎况德動幽明化雷龍鬼靜人天之苦浪清
品庶之炎氛功既廣焉澤亦弘矣豈使絕塵
之伍拜累君親用放之流削同名教而已余
幼耽斯務長頗搜尋採遺烈於青編纂前芳
於汗簡重以感淪暉於佛日罄燭火以興詞
庶永將來傳之好事又古今書論皆云不敬

據斯一字愚竊惑焉何者敬乃通心曲禮稱無不敬拜唯身屈周陳九拜之儀且君父尊嚴心敬無容不可法律崇重身拜有爽通經以拜代敬用將為允故其書曰不拜為文遠公有言曰淵壑豈待晨露哉蓋自伸其罔極也此書之作亦猶是焉達鑒通賢儻無譏矣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五

聚

彦琮上魚箭反隋煬上音隨下余向反抗之

浪上苦反諷刺上在宗反方鳳反虐君上魚却反峙上直里反

悼徒到反緝七入反援音園杳深上煙反襲

習音剔除上他反刊正上苦寒反郊裡

下音因忍鎧反下苦改懾反之業攬土近上初槩愛古

祭也冲邃深下私遂反幽儔直流反望袂反下遲祭名一

也雷霆庭下音覲徒的瞻睹字下覩架築竹下音

傅弈二付亦疾心救上音桑梓也下音子故里日木名

襄陽羊上息憤慨上怒氣也戢荷阻繼反日

賤上烏鄙也每反反役遥上音嗜欲視上音問里居上力

闖闖下上音還市垣也估販下上音古正作賈劫

掠略下音穿踰下音俞正作妖訛和下愚豪猾音上

毫下玄八反羅遭也離陷咸字黷亂上音稂莠

強豪狡猾崎嶇反上丘奇反嶮下丘俱

草名似稻生二峒峴反上尺軟壓邸反上市直連

客舍音底屠酤徒姑二酤酒音屠羶腥臭上詩然反肉

夢宇飛上音簷也舛錯反差一壓邸反上市直連

也 臭 馭 宇 御 音 反 樸 下 正 角 流 遯 下 亦 作 遁

也 系 胡 計 齋 反 羊 逝 攸 所 音 由 質 一 直 欲 反 徒 困 反 逃

賴 老 子 蒨 蕘 音 上 昌 朱 友 下 隄 封 上 音 疆 土 也 輜

軒 上 音 由 謚 音 蜜 魏 燾 後 下 音 盜 庇 必 二 疆 反 也 輜

正 作 調 戰 戢 下 阻 寮 案 下 音 牧 庇 必 二 疆 反 也 輜

欺 也 必 綦 布 如 上 音 其 集 意 謂 祠 寺 多 司 目 守 沛 王

隆 上 烏 瓜 反 也 京 甸 下 音 斂 叫 閻 下 音 昏 一

九 垓 下 古 哀 穉 稗 上 音 啼 下 蒲 叨 倖 下 音 投

月 氏 下 音 支 薨 乎 弘 反 軾 音 或 車 前 讒 滅

上 助 剗 散 上 音 拈 割 也 下 抑 挫 下 上 意 力 及 交

賀 下 莫 盞 反 上 音 古 卦 名 也 昊 天 上 胡 雜

杏 下 唐 縻 密 碑 反 號 為 上 音 毀 咎 下 音 訴

告也 抑揚 制也 驂 雜 上角反 籥 紋 上冠也 下參反

也 鍍服 研 敷 下南反 尋 意 上音夷 常 稽 古 上音

神 衷 中 下音 愜 又苦帖 宸 宸 下天子 屏 鳳 朝 下音

礙 車 輪 木也 翺 鵬 下音 明 大 一 鳥 也 逸 鷗 下音

也 雀 促 椿 一 下丑 倫 又 大 椿 樹 有 二 萬 年 榮 茂 遠

下 貝 殞 及 一 名 葦 朝 生 暮 綸 璽 下 斯 紫 及

也 山 言 如 徑 綸 踞 謁 上 箕 坐 也 介 由 日 上 介 右

也 璽 天 子 玉 印 也 約 施 下 尸 余 也 五 叟 下 思 實 於

上 支 義 及 置 也 舛 差 音 喘 也 艾 艾 艾 艾 艾 艾 艾 艾 艾 艾

下 昆 及 帶 芥 上 丑 介 及 下 音 天 潢 下 音 黃

擣 金 上 許 毫 餐 之 下 力 搔 首 上 蘇 刀 反 一

捫 心 上 摩 也 肝 上 及 兄 瀝 膽 下 及 下 微 婉 上 音

善下音苑

中上音于

常向日

而開

的慎也

躍羊反

適莫厚上音的

万籟同前音賴

万籟同前音賴

赦畏而面上女板反慙也

下毗忍反

雲乘馬騰也

謂也

企景反上丘智也

反望也

較音角略

薰滌香薰徒洗滌也

薰滌香薰徒洗滌也

蛙烏蟻墓也

葵反具推

兢惕反上居陵

玄牝

驤霞息

薰滌香薰徒洗滌也

也

反

反

反

反

反

躅反下直欲

上莫胡反

日一人禮拜也

措也

反似雞口莫見也

也反冠也

徵革也上音澄

反

反

反

反

反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不羈下居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膜拜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摸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文藻奮
舒也
緝續也
入反
甄微謂識別
延反
微也

耄齒
上反
莫報
弱齒
幼年也
反
搢紳

進申
二音
以笏
司裡
下音
德荼
芳下

文簪紱
上音
側參
反下
暨其器
細維
上反
女縣典

反綿字
如鏡
上音
似褒
周幽
姚風
後秦姓

法也
故此
曰時
深崇
佛華裔
下羊
逝也
反中
華也
隕照

上謂恒
星反
不明也
玄牝
反下
毗忍
遂旨
上私

借叶
俱上
音皆
陶思
陶暢
也思
念也
恃怙
二市
音戶

韓詩曰
無母何
怙何
温清
反下
涼也
性商
擢反
下苦
角幽

蹟下助
思愆
反下
去也
幽槩
反下
古乞
白蓋
下音
沫

宸旒
上於
豈反
云天子
坐屏
德下
稱音
沫

遏密
割上
於反
舟楫
上莫
候反
膚腠
上音
夫皮
上

也 膏育 膏 育 荒 三音 難治 之 膏 針 藥 電 筮 音下

也 逝 龜 卜 也 天 漁 下音 真 下 覃 下音 徒 南 老 日

老 聖 下音 徒 結 訃 音 素 羝 羊 上音 低 觸 蓄

下音 翻 遵 華 上音 自由 及 下 惠 璽 詔 上音 斯

玉 仰 式 抃 下音 皮 慶 及 疇 咨 上音 直 流 及 一 亥 琮

也 上 魚 箭 及 及 昭 穆 下音 目 明 昭 穆 教 也 父 胤

及 余 鎮 戡 翦 亦 上音 堪 一 掌 握 下音 旂 著 代 上音 尺

探 以 為 卦 筮 賓 上音 逝 冠 冢 上音 貫 下音 才 句

也 嫡 胤 上音 的 至 也 下 蟬 蛻 下音 殼 也 稅 囂 埃 許 上

音 哀 塵 一 也 下 筮 楚 上音 策 也 炎 氛 上音 干 廉 及

氣 也 熱 纂 子 管 燭 火 上音 雀 又 才 淵 容 下音 呼

亦 也 深 勅 勳 下音 賜 也 水 犀 下音 西 琰 及 檢 擘

及 下 觀
及 是 閩音
深 陵 及 魚
淵 粹 下 上 烏 懸 及 及
純 深 川 鈎

深 侯 上 古 及 張 敞 作 下 昌 兩 及 及
褒 貶 下 上 必 毛 及 及 美 也
及 黠 也

繫 複 下 音 福
軌 剛 水 上 居 粗 陳 一 坐 五 及 及
研 覈 下 用

華 及 考 窺 傾 也 及 無 寘 下 之 義 廢 也
屏 黠 上 音 餅 除 也 下

丑 律 及 退 也



